

爱就是人生——评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朱丹丹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6)

摘要: 由日本著名导演中岛哲也执导的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改编自作家山田宗树的同名小说, 影片讲述了主人公松子短暂而又坎坷的一生。童年时期亲人的忽略、爱的缺失给松子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导致她此后的漂泊生涯中一直试图用无底限的付出来换取关爱以补偿自己的缺憾。可是命运的悲剧性让她在试图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失去了生命, 最终只能以梦境的方式达成自己愿望的满足。本文拟采用精神分析学的相关原理对松子的人生经历进行解读, 探寻松子命运悲剧的内在源头。

关键词: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精神分析 爱的缺失 愿望满足

中图分类号: (字号:楷体小五黑体) **文献标识码:** (字号:楷体小五)

由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不仅在心理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还被广泛应用于文艺批评、艺术哲学等研究领域。对电影进行精神分析学解读就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来解释电影现象。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下简称《松子》) 紧紧围绕主人公松子悲惨的人生经历展开, 纵观她的一生, 其悲剧似乎具有必然性, 对其进行精神分析学解读或许可以解释悲剧发生的原因。

一、童年: 爱的缺失——悲剧的源头

松子小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关爱, 但是爸爸却把过多的关注给予了生病的小女儿久美, 而忽略了松子。父亲下班回到家, 把公文包丢给松子, 却拿着礼物上楼去看望久美; 父亲在温暖明亮的房间里给久美讲故事, 松子却只能一个人在医院清冷的走廊里唱歌。父亲的忽略和冷淡, 给童年的松子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创伤。一次偶然的机, 松子发现游乐园里小丑做的鬼脸特别搞笑, 于是常常模仿他们来逗自己的父亲开心, 她念父亲希望的学校、做父亲喜欢的工作, 努力想要成为父亲理想的女儿, 可是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效了。父亲没有在意她的努力, 也不再接受她幼稚的鬼脸, 这意味着松子可以博得父亲一笑的唯一法宝也失效了, 她再次回到了孤独的角色。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儿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某一阶段的“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对女孩儿来说, 父亲是她人生早期最重要的男性, 他是女儿形成女性气质的引导者、支持者和认可者, 也建构了女孩儿小时候对异性的一切幻想。所以父亲在女儿的童年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儿的自我认同及人格形成, 父亲对于女儿的疏离、忽略和责难往往会给女儿留下心灵的创伤或阴影。影片中, 松子非常爱自己的父亲, 尽管父亲为了体弱多病的久美而忽略了自己, 但是松子依然努力想要获得父亲的认同和重视。荣格认为成长中孩子的自我认同, 是由他所依赖的人的喜恶塑造出来的, 这也就解释了松子为什么会像小丑一样对着父亲做鬼脸、念父亲希望的学校、做父亲喜欢的工作。她无非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父亲理想的女儿, 让父亲开心, 从而得到父亲的重视, 进而实现自我的认同。然而在松子看来, 父亲牵挂的依然是久美, 自己的努力和成绩在可怜的久美面前一无是处。尽管在父亲去世后, 松子从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牵挂和关爱, 但是, 此时松子的人格已经形成, 她的创伤已经在她的人生中留下了烙印, 她的人生也已悄然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不仅仅是父亲忽略了松子, 在松子成长的过程中她的母亲和弟弟也从未关心过她, 没有人在乎她的希望、渴求以及不满, 松子在家里处于情感隔离的境地。“早期经验”会对成年

后的意识产生影响，而早期的经验多半是在家庭中形成的，母亲对孩子的需要是否满足，或者满足的是否及时都会对孩子的精神产生影响。影片中松子妈妈的角色几乎是缺失的，松子的整个童年时期完全没有妈妈的身影，也就是说松子不能够从妈妈这里获得父爱缺失的补偿。而作为亲人的弟弟也如空气一般，他不但不关心松子，相反，长大后还数次阻碍松子回家，这也是形成松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妹妹久美一直深深地爱着姐姐松子，但在松子眼里爸爸正是因为她才忽略自己的，对松子而言久美其实是抢走爸爸关爱的敌人。弗洛伊德认为，孩子往往怨恨不速之客和竞争对手，他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被破坏，而往往对新出生的婴儿投以嫉恨，弗洛伊德还坚持认为只有女性才会产生如上反应。虽然弗洛伊德的本意是在强调孩子对母爱的争夺，但在《松子》中却体现为对父爱的争夺。久美不仅年龄比松子小，她的体弱多病更是吸引了家里所有人的注意，父亲的温柔慈祥全都给了久美，就连冷漠对待松子的弟弟纪夫都对久美充满了同情，她也自然成为了松子眼中的“不速之客”，招致了松子更大的仇恨。所以松子才会总是把自己的不幸归结到久美身上，对久美充满敌意。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转化成潜意识影响成年后的自己。所以松子成年后甚至到了中年时期依然像一个不被父亲疼爱、被家庭抛弃的孩子一样需要安全感。她将对孤独的恐惧和对安全感的渴求转化为对他人近乎疯狂的爱和依赖，以求得别人的回应来弥补童年时期爱的缺失。这就为松子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可以说童年时期爱的缺失就是松子人生悲剧的源头。

二、漂泊：情感的转移——遗憾的补偿

长大后，做了中学老师的松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学生，背负着小偷的罪名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乡，也失去了自己本可能获得的恋情。出走后，松子和一个贫困且暴戾的文学青年八女川彻也同居，常常遭受他的毒打，最后又亲眼目睹其血溅雨中而死。之后，松子沦为彻也的对手冈野健夫的情人，被用来弥补其不如彻也的自卑，最后又被冈野抛弃。为了维持生计，松子成为了一名土耳其浴女郎，一时风光无限，终又被时代抛弃。为摆脱孤独，松子与偶然认识的男小野寺走到了一起，却遭到背叛并被骗光钱财，于是盛怒之下杀了小野寺。松子认为真正爱她的只有作家彻也，而彻也才华横溢可能是作家太宰治转世，于是来到太宰治当初自杀的玉川上水自杀，却没能成功。在玉川上水，松子与当地的一名理发师同居，一个月后却因杀死小野寺的事情而被捕入狱。八年后，松子出狱却发现理发师早已背弃了当年的承诺与别人结婚生子。后来，在美发店做美发师的松子偶遇之前诬陷自己的学生龙洋一，得知龙洋一一直喜欢自己，为摆脱孤单，松子和他走到了一起。作为黑社会成员的龙洋一因盗用团伙的钱而被捕入狱，松子选择痴情等待，换来的却是龙洋一的拳头与抛弃。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成就是提出了关于潜意识的理论。他将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或称无意识）两部分。意识部分的作用是排除人的那些原始的、兽性的本能欲望，是不重要的；潜意识部分则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基础，其中隐藏着各种永不停息的本能冲动和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些对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至人的全部行为起决定作用。松子离家后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对爱的渴望、对安全感的渴求形成了她一切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在漂泊中，松子情史丰富，显得感情不专，但是这并不能片面地归咎于品行或道德问题，而依然与她童年时期父爱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她的心目中任何人的爱都无法取代父亲的爱，更确切地说，除了父亲她根本没有爱过任何人。小时候当她无法获得父亲真正的尊重和爱时，内心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这造成以后她对两性间的亲密关系更加渴望，企图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缺憾，以致难以把握尺度，出现了情感狂热的问题。一旦她爱上一个人，她就会害怕失去他，并且没有原则地一味向对方妥协。但是她狂热的爱换来的却是爱人的逃离，这恰恰是因为她的出发点并不是爱，而是陪伴。松子认为最爱她的是作家彻也，但是当彻也死后，仅仅半年时间她就和彻也讨厌的冈野走到了一起，从中可以窥探出松子对彻也的感情其实并不如彻也对她那么深，之前她一直被彻也家暴却不舍得离开彻也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

她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同样的，当松子和美发师约定终身之后，松子进了监狱，但是在监狱里美发师并没有成为她牵挂的对象。当狱友泽村惠问她“你有男人吗？出去以后可以……”时松子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我没有这种男人”，反倒是餐盘里的一个松饼让她热泪盈眶，因为她曾和父亲一起吃这种松饼，这是她童年的美好回忆。可见，在松子的潜意识中美发师并不是她的爱人，她唯一牵挂的其实是自己的父亲。

马斯洛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人的低层次需求被满足之后，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需要的实现。松子在恋爱关系中之所以常常会失去自尊、忍辱负重、丧失自我、爱的过于用力恰恰就是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并没有获得安全感，也就谈不上获得归属与爱，她总是因为害怕孤单而选择和一个人在一起。她每次回家都会对着空空的房间说“我回来了”，幻想着有人能够回应她说“你回来了”。所以当她遇见小野寺时，她的反应是“我觉得随便吧，怎样都好，只要我不是一个人就好”；在面对龙洋一时，她选择跟他在一起也不是因为喜欢龙洋一，只是为了摆脱孤单。当泽村惠发现松子被龙洋一打的鼻青脸肿时劝她离开，松子却要朋友别管闲事，她还哭着对龙洋一说：“算了，怎么着都随你！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再也不会劝你别混黑道了。你要当流氓的话，那我就当流氓的女人。只要能在你身边，我都无所谓。”她想要获得的是陪伴，是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都没有满足的前提下就难怪松子在面对异性的时候会一再降低自己的底线，而不顾及自尊。

当松子被龙洋一和家人再次抛弃后，她到光庄定居，因为公寓旁边的河流荒川很像家乡的筑后川。她思念亲人、想念家乡却只能在异乡对着荒川垂泪。河边有与家乡相似的风景、衣柜里是从家里带出来的行李包、窗边挂着的是和久美房间里一样的纸风铃，松子用这些东西构筑了一个小的家乡，她生活在这里就像是婴孩生活在妈妈的子宫里一样，而荒川也恰恰像是母亲的脐带一样连接着自己和真正的家乡，从而使松子获得一种无意识的安全感，补偿自己的缺憾。

三、梦境：生活的镜像——愿望的满足

失去希望的松子，在荒川河边浑浑噩噩、生不如死地生活，慢慢地成为了一个又臭又脏被人嫌弃的胖子。当她在医院碰到自己的狱友泽村惠时，泽村惠的关爱让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给久美理发的幻境让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但是当她终于决定去河边找回泽村惠的名片开启新生活时，却被一群在河边玩耍的孩子打死了，松子的人生戛然而止。松子死亡之后，她的灵魂化作一只蝴蝶飞向家里，在飞越千山万水的过程中松子的人生片段伴着松子童年时期常唱的“松子之歌”开始闪现。最终，蝴蝶带着松子23岁离家时的灵魂回到了家里，在温馨的背景音乐中，爸爸对她露出微笑，弟弟也不再对她恶语相向，而是热情欢迎，母亲开心地在厨房里做饭，整个家庭呈现出一派温暖的氛围。松子在久美的呼唤中踏上了楼梯，走向久美，“松子之歌”再次响起：“弯着身，伸长手，抓住天上的星星；弯着身，挺直背，伸向天空……”。之后，土耳其浴女伴、差点成为松子男朋友的中学同事、冈野健夫、作家彻也、松子教过的学生、理发师、龙洋一、泽村惠、监狱女伴等这些出现在松子生命历程中的人物和松子共同完成了这首“松子之歌”。这些松子生命中的过客们为她构建起了一份完整的人生，让她得以以最纯真圆满的状态回到家里，回归自己梦想中的家庭。7岁的松子站在游乐园舞台的台阶上转身看向观众席中的父亲，这一次她没有做鬼脸，但是父亲依然对松子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梦境中的松子终于获得了活着的时候未曾得到的父亲的赞许和爱。转过身，松子回到了23岁时的家里，“姐姐，欢迎回来”“我回来了”久美与松子的对话实现了松子对家的最终回归。

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包括“潜意识说”、“俄狄浦斯”情结，人的“本我”“自我”“超我”心理结构层次，还有对“梦”的阐释。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了《释梦》一书。他认为，梦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是缘于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望，也就是说梦的动机在于某种愿望，而梦的内容就在于愿望的达成。松子一生被家人忽略、被恋人抛弃，使

她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怀疑，她颓废之后，找不到生活下去的目标和勇气，但是在她内心仍然想要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于是她产生了为妹妹理发的幻觉，在这个幻境中她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了开启新生活的勇气。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还认为，压力之中的我们常常会因为自身防御功能向早年退化，而潜意识里希望自己能回到童年，像孩子一样生活。童年期间的幸福程度和被关爱程度往往会影响成年后的行为和思维。对于松子来说，童年时期缺乏关爱的创伤性经历对她的人生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人生中所有的悲剧几乎都源于此，而且不可避免。父爱的缺失、家庭的忽略造就了松子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她害怕被遗忘、被抛弃，导致她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妄图用自己无底限的付出来换取别人的陪伴，与他人互相取暖。在这个过程中，好友泽村惠也曾试图指引松子选择不一样的生活，但孤独感带来的自卑使她放弃了泽村惠对她的拯救，除非她能够回到童年达成愿望，解开心结。她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父亲的爱、家人的爱，但是直到她坎坷的一生画上句号，她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强烈的渴望使她在死亡后的梦境里终于回归了梦想中的家庭，回到了童年，进入了一个能够得到父亲关爱、亲人关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母亲是真正存在的、贤惠的，她承担起了作为母亲的责任；弟弟纪夫是善良的，他不再是冷酷无情阻碍松子回家的强势弟弟；久美也不再是那个夺走了自己父爱的敌人，而是和自己达成了和解的妹妹，并且用自己的宽容和关爱像上帝一样带领松子走进天堂；父亲再也不是那个只知道关心久美，把礼物带给久美而把公文包和背影留给松子的偏心爸爸，松子也不用再费尽心思做鬼脸就能讨得父亲的欢心，获得父亲的怜爱与欣赏。

在梦里，松子的灵魂终于回到家里和家人、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她那由于童年创伤和缺失而带来的焦虑、抑郁和恐惧也终于随风而散。回到童年的松子终于获得了父亲的关爱，弥补了童年的缺失，用生命的代价使自己的遗憾得到了弥补，愿望得到了满足。

参考文献

- [1]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M]. 杨韶刚等, 译. 九州出版社, 2003.
- [2] C.G.荣格. 荣格文集 [M]. 高岚, 编. 长春出版社, 2014.
- [3] 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M]. 许金声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4] 侯晓芳. 不再守望回家的路——试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分析《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J]. 青年文学家, 2012, 09: 242.

Love is life-----a review of the film “Memories of Matsuko”

Zhu Dand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06)

Abstract: Movie “Memories of Matsuko”, directed by Japanese director Tetsuya Nakashima, was based on a novel written by Muneki Yamada. The film told a brief and bumpy life story of the heroine Matsuko Kawajiri. As a neglected family member when she was a child, the lack of love left Matsuko indelible traumas. In her unsettled life, these experiences made her use unlimited love and all she can give to

others in order to recover losses in her childhood. However, unfortunately she lost her life when she was trying to start a new life. All she can do is to satisfy her desires in her dreamland. This paper intended to use psychoanalysis principles to interpret Matsuko's existence and explore the internal reason that caused Matsuko's tragic life.

Keywords: Memories of Matsuko psychoanalysis loss of love wish fulfillment

作者简介（可选）：朱丹丹（1989- ），女，河南邙县人，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 2013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